

刘雪枫 主编

Series

Philharmonic

Jing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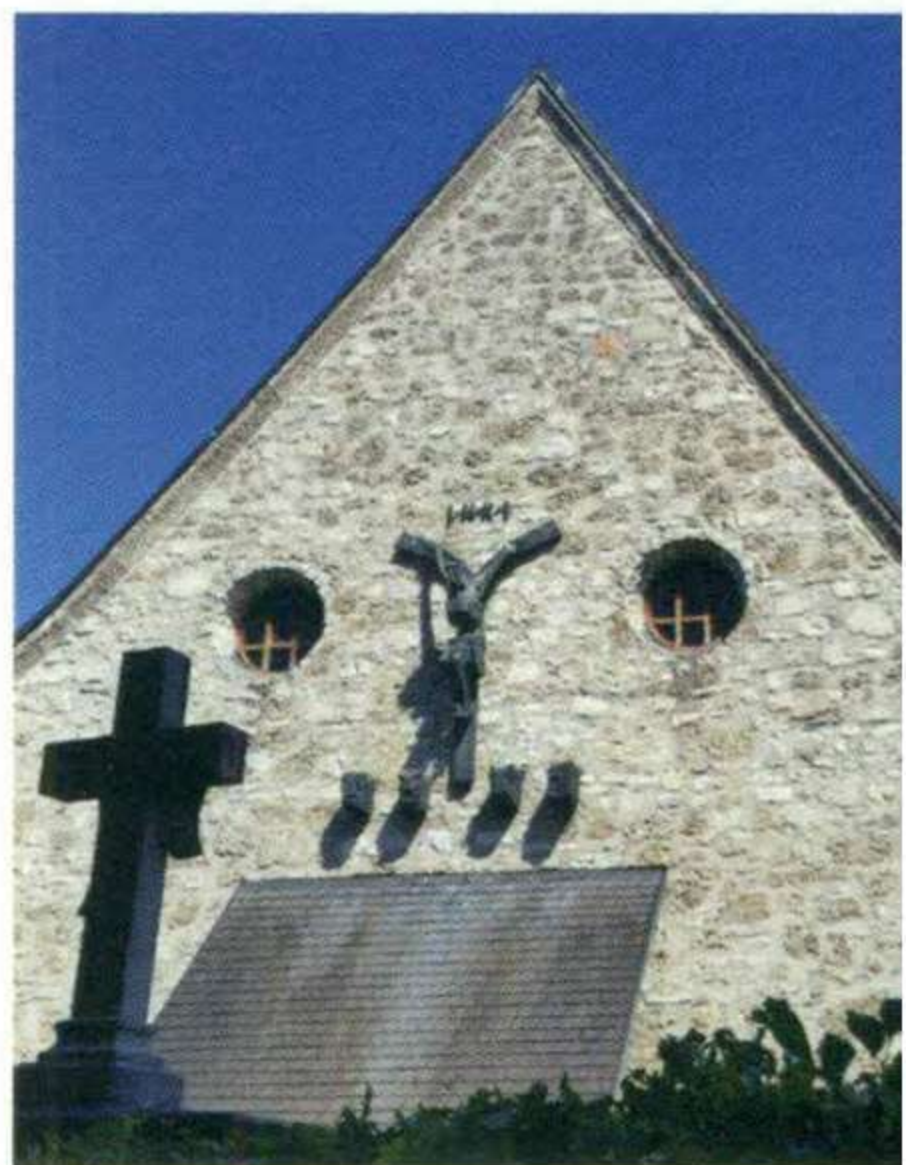


京师爱乐丛书

竹露清声

——一个人的
音乐趣味

康 宁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爱乐丛书

竹露清声——一个人的音乐趣味

康宁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露清声：一个人的音乐趣味 / 康宁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京师爱乐丛书)

ISBN 978-7-303-21120-3

I. ①竹… II. ①康… III. ①音乐欣赏—世界②音乐评论—世界 IV. ①J6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3800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ZHULUQINGSHE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 × 1168 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135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策划编辑：陈佳宵

责任编辑：陈佳宵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蔡立国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总序 音乐因你而动听

以音乐为职业的是少数音乐家，而与音乐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清晨去广场观礼升旗仪式，还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闻联播；无论是出席国家的盛大庆典，还是参加个人的生日派对；无论是出席生者的婚礼，还是参加逝者的葬礼……音乐总是环绕在我们耳边，激荡在我们胸中。《婚礼进行曲》让我们热爱生活，《葬礼进行曲》使我们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让我们感动，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使我们振奋；一首《马赛曲》让我们想起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透视出“自由引导人民”的壮阔历史画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使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历史，透视出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

“没有音乐，国家无法生存”（莫里哀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语）。音乐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严谨的思想这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贝多芬语）。

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一部音乐史，就是声乐和器乐此起彼伏、相互影响以至于相互交融的历史。从亨德尔的清唱剧、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莫扎特、威尔第、瓦格纳的歌剧；从巴赫的协奏曲、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勋伯格的变奏曲；从帕勒斯特里那创造复调合唱、蒙特威尔第创造管弦乐队，到贝多芬创造声乐与器乐高度融合的《第九交响曲》；从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伯恩斯坦的电影配乐，到施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交响诗，再到戴留斯同样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歌剧……音乐不断发展体现着音乐家对人的声音与物的器乐如何在空气中振动的不断理解和创造，体现着音乐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不断发现和建树。“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树，却又人人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乐中，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海顿发现了自然，格鲁克发现了英雄，

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海涅语）

哲学家黑格尔断定：“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并认为“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音乐是“心情的艺术”，与音乐家个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但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心情”，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体现，更不是仅仅出自音乐家个人内心的“纯粹声响”。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主观创造和客观描摹的统一。音乐家个人“心情”的背后是社会“表情”，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背后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音乐；无论是尼德兰音乐，还是巴洛克音乐；无论是印象派音乐，还是第二维也纳派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新古典音乐；无论是浪漫主义音乐，还是后浪漫主义音乐……都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和升华，体现的是人类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透过“格里高利圣咏”、帕勒斯特里那的《教皇玛切尔弥撒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我们可以体会到

宗教的威严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纪演变的脉络；透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可以听到法兰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无所畏惧；透过吕其明的《红旗颂》，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粗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出他个人的悲凉的心情，而且能领悟出那个时代的痛苦的呻吟，领悟出俄罗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悲壮、崇高，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战争中的“所有亡魂”，不仅能体会出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悲伤之情，而且能体会出整个苏联人民的燃烧的激情……“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罗曼·罗兰语）如果说哲学是为历史留下的理论的反思，那么，音乐就是为历史留下的声音的注解。在我看来，音乐是人类的“心情”，是社会的“表情”和历史的回声。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音乐互不相干，实际上，二者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而“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歌德语）；哲学的目标是使人追求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亨德尔语）。“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社会变革在英国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那么，在德国则首先表现为哲学运动，而“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雨果语）。

历史上，黑格尔用哲学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贝多芬用音乐为法国大革命热情讴歌。黑格尔专门研究过音乐的性质和“特殊定性”，其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贝多芬专门到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其交响乐不仅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着贝多芬的“乐思”，而且体现着他的“反思”。如果说舒伯特是“音乐的诗人”，那么，贝多芬则是“音乐的哲人”。

在现代，施特劳斯根据尼采深奥的“超人”哲学创造出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图运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去演绎抽象的哲学形式；克尔凯郭尔在莫扎特的音

乐中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尔凯郭尔关心莫扎特的“荣耀”甚于他自己的“幸福”，关心莫扎特的“不朽”甚于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据对音乐的研究写出了《音乐哲学》，力图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发现超时空的精神；阿多诺则根据对勋伯格音乐的研究写下了《新音乐哲学》，从音乐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倾向中发现了音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我当然“爱智慧”，但我也“爱乐”。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景——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也成为一名爱乐者。一首手风琴独奏曲《马刀舞》，不仅使我感受到手风琴的“风采”，而且体会出哈萨克民族的奔放；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不仅使我感受到小提琴的“华丽”，而且领略到天山景色的美丽；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走西口》，不仅使我感受到大提琴的“深沉”，而且领略到陕北风光的苍凉；莫扎特的奏鸣曲使我享受安宁，贝多芬的交响乐使我感受激情；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糅碎，融化成为一种“天使般的抚慰”（傅雷语），升华为美丽的“天堂”，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碾碎，转化为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升华为崇高的境界。“谁

能理解我的音乐的意义，谁就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贝多芬语）……如果说哲学给了我智慧和信念，那么，音乐则给了我意志和信心。

在生活中，“爱智慧”，使我“看破”人的感性世界；“爱乐”，使我“看透”人的感情世界。尽管在人的感性世界中存在着“天生”般的矛盾，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充满着“天问”般的苦楚，但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无惊心动魄的震荡，我已是“波澜不惊”、“荣辱不惊”。我深知，在感性世界，人们往往“身不由己”；在感情世界，人们常常“心不由己”。哲学和音乐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离开哲学和音乐，我既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如何生活。如果说哲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根，那么，音乐就是我“安心立命”之本。

无论是“爱”智慧，还是“爱”乐，“爱”都需要培养。“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马克思语）因此，我们向读者献上这套《京师爱乐丛书》。

从这些随笔的作者看，他们都是历经数十年“爱乐”岁月积淀的“行家里手”，都是至今仍活跃于音乐界、媒体界和出版界的“赏乐高手”。这里，既有西方主流乐评

界的资深主笔，也有见证中国香港古典音乐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活化石”；既有资深的音乐媒体人、卓有成就的海外艺术大师，也有“爱乐”爱到深处的经济学家、企业经理人、剧院管理者、国家公务员。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音乐造诣、值得信任的作者群。

从这些随笔的内容看，这是中西的音乐学者、爱乐者对音乐的深度思考，或侧重于乐史钩沉，解读经典；或沿着音乐发展的轨迹周游列国，寄情音乐的山水故园；或驻足沉思，书斋神游，与大师对话，寄语音乐的精神家园……从而以不同的行文风格、迥异的音乐趣味、独一无二的赏乐感受，为我们全方位并立体化地呈现音乐的宽幅画卷及其无穷魅力。其意义不仅在于梳理和解读音乐经典，更在于能够将作者的情真意切、锲而不舍的爱乐情感、经验、知识传递出去，撒播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爱乐者的行列。

读着这些随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德彪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勃兰登堡协奏曲》、《哈利路亚大合唱》、《费加罗的婚礼》、《唐璜》、

《朱庇特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欢乐颂交响曲》、《自由射手》、《幻想交响曲》、《理想交响诗》、《仲夏夜之梦》、《尼伯龙根的指环》、《卡门》、《茶花女》、《悲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牧神午后》……这是一个斑斓五彩的画面，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促发起你爱乐的激情。深度的音乐欣赏需要高度的理性修养，从而形成一种“理性的激情”；当你具有这种“理性的激情”时，你就会感到音乐是为你而奏响，因你而动听。

“爱乐”使我结识了《京师爱乐丛书》的主编刘雪枫先生；也正是因为“爱乐”，使我自不量力，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刘雪枫先生的邀请，为《京师爱乐丛书》写下了这篇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2013年12月20日

序 竹露清声

我喜欢古诗词，就像我喜欢音乐一样，这两样爱好从少年时代开始陪伴我，虽然我也曾在不同的阶段对她们“厚此薄彼”，但是时间总不会太长。她们像一对孪生姐妹，互相默契而通灵，在我身边，形影不离。

音乐和诗歌之间素来有缘，她们的关系并不是我赋予的，我无权将她们连接在一起，任何人都做不到，只有缪斯才可以。歌唱和吟诵与人们相伴久矣，她们就像某一个器官——眼睛、耳朵或者鼻子一样，并不是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如果不是书籍帮我们记录音乐和诗歌的起源，我真会以为自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世界上就已经有了美妙的乐音和颂唱了。

我喜欢把听音乐的感受和读诗的感受相互贯通、相互

比较，并且觉得有些难以形容的感触，反而用它们彼此相互诠释更加精确简明。有时费尽心思，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描绘聆乐的感受，最终发现音乐中的意境恰是诗中境界；有的时候诗中形容的意象捉摸不透，而想来想去，却机巧地发现，原来它就藏在某一段音乐当中。这种通感让音乐与诗词默契地两两对望、相映成趣。

有一次，在听巴伦博伊姆演奏的斯卡拉蒂奏鸣曲时，我完全被巴伦博伊姆浑然天成的声音和表现力所打动。他演奏时不动声色，眼睛里、手指间全是音乐，这样的音乐不需要打磨，天生丽质，饱含童真，有点朴拙又带着晶莹，有些憨态又露着顽皮。一曲结束后，有人问我感受，我不假思索，四个字脱口而出：“竹露清声。”

“竹露清声”，望文可生其意：秋晨雾重，凉意渐上枝头，竹叶上露珠凝集，顺叶尖滑下，滴落石上。似有声似无声，如果有声，就是那清脆的一响，如果无声，直须看那青翠的一丛。区区四字间，意境深有可为，给人想象无限，光是声响和画面就够人们体味一会了。“竹露清声”并不是我自己的话，宋代文论家魏庆之的《诗人玉屑》中，说到诗中的“秀句”时，举出无数让人觉得“观词得尽人间美景”的句子。其中有孟浩然的“荷风送香

气，竹露滴清声”。原文道“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介其间能不愧者，惟吾乡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韵，不拘奇抉异……谢朓之诗句精者‘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声’，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称是者众，不可悉类。”大意是指唐玄宗时的诗句，大多沿袭建安体，世人尤其推崇李白、杜甫，但不愧于李杜二人的，当数孟浩然。众多诗人诗作，很少有人能胜过前人谢朓句中的意境，唯有孟浩然这一句“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声”可与其一论高下。

其实《诗人玉屑》中的记载也颇有些差误。孟浩然原诗为《夏日南亭怀辛大》，诗云：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选到《诗人玉屑》当中，变成了“竹露滴清声”。虽

然如此，但我依然愿意将错就错，用“清声”所升腾的意境。要是非说出二者之别，我倒觉得这“清声”和“清响”，一句取晨景、一句得夜色；一个仿佛说的是林中玉珠坠落的清澈声音，一个似乎说的是月下寒波沉潭的幽深响动。如果今天用在巴伦博伊姆演奏的斯卡拉蒂上，当然还是第一个更贴切了。

如果说要说出音乐与诗词相配的原则，我真一时难以总结出准确的规律。不过，人们可能会认为诗词生性浪漫，所以，越是浪漫的音乐越能与之相配。其实不然，若说诗词结构，须讲究平仄韵律，按严格的字数填写，不仅如此，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也有限定，何时对偶何时对仗，皆要循一程之规。这一点恰恰与音乐曲式相同，尤其是古典主义，无论作品结构还是调性运用，作曲家必需遵守严格的框架，音乐在规整中生发。但若说到诗词内容，显然是浪漫、丰富、细腻、多情的，在表达情感时，它们可以完全忘却本形，精神游弋在外。好的诗词篇章与音乐一样，不会因形式固定而拘泥，相反，在形式的限制下，它们体现出工整严谨的结构美，这也是其最动人之处。

我曾经听过钢琴家陈宏宽的大师课和音乐会，印象颇深。课上，他反复强调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是有“诗

韵”的，像五言或者七言律诗，不仅在大的作品结构上布局工整，每个乐句的写法也深谙诗道，合律对仗。演奏者应该用读诗的方法弹奏作品，摸清诗句中每个词的“词性”、“词义”，合理停顿换气，找到韵脚，设计好句法，才能弹对作品。在此基础上，要想弹好作品，就需要更加深入理解并理清每一句之间起承转合的关系，找到作品要表达的重点，找到音乐的“关键词”，方能有自己之意境。第一次听演奏家将诗和音乐作品的关系如此紧密地对应起来，却又几乎解释得丝丝入扣，我对此深表赞同。随后，听陈宏宽的演奏，就更让人有“以诗读乐”之感。他的莫扎特奏鸣曲k.333气韵流畅和谐，不为小的灵光乍现所动，只在乎大气象、大变迁。乐句内在联系紧密，尤其是以相似音型结束的句子，处理时既在外形上保持统一，又有巧妙的细微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韵”——诗也是同样，一句终了，结字都在同一韵部里，再多句也无重复，发音协而不同。至于音乐的整体结构，他的笔墨分配相当高明，绝不在细节上传递己见，即使那些处理得非常精妙的地方，也是故作平淡一带而过，不过分渲染，更不会为突出它们的独到而破坏了音乐的平衡。

任何一位爱乐者都不会拒绝浪漫主义，从情感的亲近